

我赤身裸体地从床上醒来时，Sally 正站在落地窗边眺望着灰蒙蒙的城市。她的身上仅仅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浴室门口残留着淡淡的水迹。

我爬起来，走进浴室里冲洗身子。昨夜，激情和疯狂褪去后，疲惫让我们沉沉睡去，直到此刻。

水流沿着皮肤冲走汗水和体液留下的污渍。我呆呆地盯着地板，再次感到一阵难言的恶心。

这是错误的，我对自己说。不该再这样下去了。

我用浴巾裹好身子，走出门外。

“Sally，”我说，“我不会再来了。”

“你每次都这样说，”她说，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但你下次还会来的。”

她说得对。我只能沉默。我没有反驳的理由。是我需要她，不是她需要我。

我为自己在欲望面前的屈服感到恶心和羞愧。

一阵敲门声响起。Sally 指了指一旁的书房，我顺从地走进去，关好门。

传来一阵女子间欢愉的交谈声。隐约有衣料摩擦的声音，缠绵的呻吟响起，渐渐变得激烈，呢喃温软，又暗潜着烈火般的情意。肢体交缠的碰撞声愈发激烈，直到越过那极高的一点，瀑布从天而降扑入深潭，又重复溪流般绵绵。一阵沉默后，接着简短的交谈声，大门开关的声音响起。

我推开书房的门。她们激烈战斗的痕迹还残留在床铺上，在昨夜我和 Sally 留下的污迹上又新添了水渍。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能留在这里过夜，可算是我在她的一众情妇里享有的特权。

我呆呆地盯着床上的水迹。在浴室里的恶心的感觉重复抓住我的神经。

Sally 发觉了我的目光。她轻蔑地笑笑，“享受性爱，我们是现代女性。它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一样美好。”

“欲望的奴隶，”我说。

“您是哪个朝代的古董？”

我无言以对。

“既然你这么‘高尚’，又为何一次次求着爬上我的床铺呢？”

我再次无言以对。

她轻蔑地看着我，洞穿了我的虚伪和卑贱。

我茫然地转身，向她的画室走去。Sally 在年轻一代的画家中极有名望。她的各种学位证书和荣誉证书我根本记不清。我唯一记得的是她是个极好的床伴。

昨晚她说她刚刚完成了一副新画，送给另一个床伴的礼物。我掀开画板上的画布。

一刹那，我浑浊的瞳孔仿佛被神的光辉洗刷。

一片碧绿无垠的草原，在轻柔的风中翻卷如浪。

一颗孤独的树洒落清凉的阴影。

中央偏左的位置，戴白帽子的女孩伸手拥抱阳光，白色的长裙上拉出细碎修长的褶皱。

很简单的一幅画，简单到像是在敷衍。和莫奈的油画有些类似，但更古典的多。

但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受够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现代（后现代。谁告诉我这两个东西的区别是什么？）艺术作品。

“怎么？对她有兴趣？”Sally 戏谑地笑着，凑过脸来问我。

“她是这幅画的模特吗？”

“嗯。参考的我们在新疆旅游的照片。那可真是一段疯狂的旅程。”她对我挤了挤眼。

“我帮你给她送过去吧。”我无视了她的嘲弄。

“心动了？”

我无言以对。

“外表洁白的花朵，也许花心中盛放的是足以烧灼你双目的疯狂火焰。”她说，“那些夜晚真是回味无穷。”

“我就是无聊，”我说，“交交新朋友。”

“也好。”Sally 说。

我有些忐忑地敲响了那扇位于郊区的门。一栋小别墅，院子里开满各色花朵，藏不住的鲜艳沿着院墙枝蔓。

一会儿，门开了。她穿着恰如画上一般的白色长裙，五官精致姣好，皮肤水润皙白。像一朵绽放在水中的白莲，亭亭玉立。

“Chelly 小姐好，”我说，“我是 Sally 的朋友。她拜托我把这幅画交给你。”

我递过那副画。她微笑着向我表示感谢，示意我进去坐坐。

我们简单地交谈了一会儿，惊讶地发现我们的专业有相当大的交集。但我只是一个应用数学专业的普通本科毕业生，而她则已经拿到数不清的博士学位。她给我展示了她的书房，从地板累到天花板的 GTM，无数的物理和计算机科学专著。短短几分钟后，她被我在专业方面的愚蠢和无知所震惊。

“你为什么不读研究生呢？”她问我。

当然是因为我愚蠢，我想说。

“你觉得这些书里存在意义吗？”可我说出来的却是这样一番话。

“我曾以为这些东西里面有意义，”我继续胡诌，“可我越念书，越觉得里面只是荒谬的近似和无意义的幻想。”

“近似？幻想？ $e$  的  $(i \cdot \pi)$  次方等于 -1。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是的，它们的确是真理，”我说，“和我的生存无关的真理。它们冷冰冰地躺在那里，只是揭示了世界的规律和结构，却找不出半点和意义相关的事。”

“你只是个书读得太少的自负的傻子。”她说。

我无言以对。

“不要蔑视理性的殿堂，”她说，“你自己无力攀登，没有资格嘲弄攀登的勇者。”

我无言以对，夺门而出，落荒而逃。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我不想回 Sally 那里去。她现在大概又在跟哪个情妇做爱吧。那是她获取灵感的手段，帮助她拿下更多奖项，然后吸引更多的女人，如此周而复始。

我要去哪里呢？

恶心、眩晕的感觉又找上了我。我感到冷，不由自主地想起 Sally 的温软。

可是那里没有爱，我对自己说。没有爱情。可是我懂爱情吗？

我茫然地沿着大街向前走。Chelly 的话语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我没有资格攀登理性的高山。我是个弱智，是个失败者。Sally 的容颜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没有资格享受感性的温床。我不好看，我太保守，太孤独。

一辆红色的敞篷跑车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音响拉到最满，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女孩们举着香槟对饮。她们欢呼，尖叫，大笑。她们像夏风般热烈。

而我只感到我的神经衰弱，一阵恶心和眩晕。

Chelly 住的毫无疑问是顶级的富人区。我看见身着青色长裙的女子站在阳台的二楼优雅地吹着长笛。再向前走，古典的钢琴声从另一栋别墅的客厅内传来。我好像看见干净空旷的房间，素净的花瓶，温柔细腻的情感，低声呢喃的爱情。

那是幸福吗？我问。

我神经衰弱。

我想起自己空空的信用卡余额，再次感到一阵恶心和眩晕。

身着华贵服饰的小姐端坐在花园里，手里捧着一本拉康的著作，细细地阅读着。

对面的庭院里，扎着高马尾的少妇开心地录制着自己打理花园的 Vlog。

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戏剧正在无数家庭里上演。

那辆红色的跑车停了下来，少女们欢呼地跑进浓烟滚滚的烤肉派对里。

又一家科技感十足的别墅，隐约能看见摆满的手办和动漫公仔。

世界真他妈大，我对自己说。

我匆匆走过，落荒而逃。

我走进繁华的 CBD 区。

无数商业广告高悬在半空中。

消费吧，满足欲望吧，它们在尖叫。

去爱自己吧，去让自己幸福吧，它们在叫嚣。

记录生活吧。追求感觉和品质吧，它们在高呼。

享受青春吧。热烈而盛大的青春。它们在呐喊。

自己！自己！自己！你看这所有的字眼，挖穿了都仅仅是“自己”的各种变体。

为了自己！爱自己！满足自己！

“自己”是什么？为什么今天“自己”具有了如此庞大的魔力？

“自己”是我们能确证的唯一存在。

我神经衰弱。我厌恶自己，厌恶存在。

我厌恶的是存在本身。没有意义的存在。强暴着我衰弱的神经。

在商业楼下，我近乎呕吐出来。

然后我钻进楼宇间狭窄的巷子里。

青苔，半砖，旧瓦。裸着半身的苦力工人。挑着垃圾袋的老婆婆。

又脏又旧的面馆，老板娘在满是油污的抽油烟机下忙碌。

围裙脏脏的小妹端着碗来回。

穿着紫色校服的高中生踩着裸水泥楼梯向上走。

苍蝇在水果店的青葡萄上飞舞。

我感到无地自容，匆匆走过。

我路过一个露天的化粪池。

一个戴章鱼头套的男子和穿着一身莫名宗教符号的女子正用绳索高悬在它上方做爱。

路边摆着一个音响，高声播放着不明所以的内容。

“奥数环岛高速到时你最疼高压供电的是的大海各地……”

“小姐，”忽然有个人对我搭话，“看看这粪坑，我们的杰作！这可不是肮脏的食物变成的。这是我们伟大的艺术构思发酵之后……”

我落荒而逃。

【【有自己的热爱有什么错？爱自己怎么了？享受生活为什么不可以？凭什么定义我？自由 开放 多元化 幸福 热爱 激情 尊重】】

这一切在高空咆哮，追着我撕咬。我拼命地逃跑，逃跑，直到所有的高楼都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直到我的目光中只剩下荒原。

漫漫荒原。

我想去看大海，我忽然对自己说。

不是热烈的、蓝色的海洋。不是温暖的港湾，自由的天地。

而是黑色的，冰冷的大海。寒冷的，孤独的。渺无人烟的。

我会走到的。我开始穿越荒原，穿越群山，树木从密集到稀疏，最后只剩下裸露的岩石。

我穿越星空下的荒漠和狂风肆虐的雪原。

不再有人了。不再有嘶叫的存在了。只剩下天地间本自在而不自知的存在。如顽石，如浮云。如梦幻泡影。

我畅快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终于，我听见翻涌的涛声。

那一刹，我的灵魂如电击般颤抖。

寒蓝色的天空，灰色的云，深沉的崖石，黑色的海洋。

孤独的涛声寂寞地回响，在空旷的天地间自己和自己歌唱。

一座破败的建筑立在悬崖边。不远处，站着一个女子。

她浑身只罩在一件淡蓝色的长衣里。发丝长及腰部，狰狞地在风中飞舞。

赤足，尸体般的白色，沾染着泥土的碎屑。

长衣罩不住的小腿裸露在寒风里，可见凝固的疤痕。

她回头望向我。就好像看见了一块石头，无情感，无波动。

她告诉我，那边那破败的建筑就是她的家。她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了。

我跟着她走进建筑的大门。

大门口的柜台上散落着一本档案。落款的日期是，昭和二十九年。

【圣心仁爱医院】一块碎玻璃上刻着这样的小小字样。

她给我喝了杯热茶。她告诉我她正在进行艺术创作。

“名为‘虚无’，”她说。

她领着我走进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前往参观她的杰作。

忽然，我陷进完全的黑暗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身边消失了。

一束灯打在我的面前。

绿色的罐子里泡着一个小女孩。她的双手趴在玻璃壁上，好奇地望着罐子外面。扎着短短的双马尾，系着深红色的带子，眼睛大大的，清澈透亮。

就好像还活着一般。

“早逝的花朵。”一个幽幽的声音在我头顶飘过。

罐子周围散落着杂物，洋娃娃，发带，小小的鞋子，连衣裙。

年轻的、可爱的生命，逝去了。

我继续往前走。背后的灯柱熄灭掉，小女孩重新坠入黑暗中。

灯光打在面前。

数十具并排放在一起的尸体。她们悬浮在半空中，神情都如同还活着一般。  
穿着蓝白条纹校服的学生。高高的马尾扎在脑后。  
穿着青色长裙的少女，双手把一束鲜花怀抱在胸前。她安详地闭着眼，神情中流露着虔敬与和睦。  
身着笔挺帅气黑色西服的精英。干练的装束，精致的容颜，细细描过的眼角。  
暴露到极点的陪酒女郎。酒意还熨烫在面颊上未退却。  
打扮素雅的大学生。开心地笑着，期待着和爱人的约会。  
白色工作服中的科研工作者。她厚重眼镜下的血丝纤毫毕现。  
蓝色警服中的女孩。神情庄严不可侵犯。  
结白婚纱中的少女。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手中挥动着为偶像应援的荧光棒。  
叼着香烟的摄影师。她手里的相机对准空空的黑暗。

.....

海报、书籍，留着娟秀字迹的信纸。缠坐一团的粉色耳机线，半空的果酒瓶。粉色的玩偶，帅气的公仔，闪闪发光的卡片。碎掉的手机、电脑、PS5。发黄的工程力学教材。名贵的皮包和口红。精致的香水瓶子。一个避孕套。自慰棒。验孕棒。各色发卡。扎头发的发圈。烂掉的吉他。散架的钢琴。断裂的长笛。发霉的剧本。一本博士论文。掰断的CD。

.....

“这个时代终将逝去。”幽幽的声音说。  
我茫然地往前走。灯光在我身后熄灭了。  
下一次开灯时，我走进了另一个时代。  
墙壁用红字上粉刷着标语：

“人民万岁！”  
“为人民服务”  
“亿万人民亿万兵，千里江山千里营”  
“大跃进万岁”  
“备荒、备战、为人民”

.....

工程兵挥舞着铁镐。  
邮递员提着煤油灯。  
打字员坐在啪嗒作响的机器前。

.....

无数尸体雕塑如潮水涌过我的眼前。迎面而来的是另一个时代的残影。那是一个远比当代更有信仰、更坚定、更充实的时代。建设的时代，奉献的时代，集体大于个人的时代，革命的激情足以改天换地的时代。一个在其进程中能无比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曾活过的时代。

但铁镐的镐头掉了下来，生锈了。  
煤油灯不再亮了，老化了。  
打字机不再动了，停住了。  
那个时代远去了。一个能在生命中留下最深层烙印的时代远去了。  
一切时代都会远去的。

.....

战争的硝烟弥漫。  
倒塌的废墟里被活埋的通信员。  
扑在机枪前的战士，胸口被鲜血洞穿。  
在刺刀下被惨烈地开膛的孕妇。

四肢截去，筋骨寸断的俘虏。  
还有狰狞地狂笑的兽性士兵。

.....

一切都会远去。严肃的、悲伤的、深刻的、沉闷的、末日般的战争时代也会远去。  
巨大的人类恶碾碎渺小如草芥的人类善。  
但它们都会逝去。

.....

我见到了多少尸体做成的实景？  
数不清了。习惯到麻木了。  
好像这个世界本就不应该有活人。我们都是死人，现在、过去或者未来。  
我麻木地等待着下一组雕塑的出现。  
灯光却不再亮起，好像只剩下漫无边际的黑暗。  
一切终将逝去。一切终将没入虚无，如同从未存在。  
最后，在尽头亮起了一丝丝光芒。

我走出隧道的尽头。洞口恰好开在悬崖上，黑色的大海再次拥抱我的目光。  
无尽的水蔓延向天的尽头。永恒的存在，大海。  
寒风呼啸在崖间。白浪涌起，熄灭。  
彻骨的孤冷意味。

身后响起脚步声。我转过头，正撞上她刺过来的匕首。  
完美的、贯穿心脏的一击。  
她真温柔。涂满了特种麻药，没有半点痛觉。  
“我是你的下一个作品，对吗？”我问。  
“你会给这个时代的虚无画上圆满的句号。”她说，轻轻拧动刀柄。  
血如泉涌，温热的触感喷洒在我的手上。  
此刻，我终于感受到我追求了一生的温暖。那么真切，不是 Sally 那虚假和暂时的温暖。  
而是真实的温暖，永恒的温暖。蕴藏在虚无中的温暖。  
唯虚无慰藉一切。我安详地沉入黑暗的永眠。